

第一章 旅游文学导论

第一节 旅游文学的特征

文学是人学，是人类生活的艺术反映，是人类展现自我与丰富自我的艺术手段。

旅游文学是起源于旅游活动、反映旅游者游历见闻与思想情志的文学作品。

旅游文学的特征 也就是它与一般文学相区别的界限有三 第一，旅游文学的创作动力必须来自于旅游活动，没有特定的旅游活动就没有旅游文学的创作冲动与创作灵感。这里所说的旅游活动，既包括实际发生的旅游经历，也可以是建立在以往旅游记忆与旅游经验基础之上的幻游、梦游、醉游、神游等，并且这类作品往往因其充溢着天马行空式的浪漫想像而特别美妙动人。第二，旅游文学的创作主体与表现主体一般都是旅游者本人，这在旅游诗词与游记中尤其明确，即便是代人立言或借题发挥，如某些游记类小说，也必然有旅游者为主角。第三，旅游文学作品的内容，要求反映旅游者的游历见闻与思想情绪。就具体作品而言，有的偏重于以客观之笔记叙所见所闻，甚或将游历经过与主观评价完全省略，以事以物动人；有的注重挖掘与表现内心的情思感悟，以情以理动人；也有的将客观收获与主观收获有机结合，情景相融，物我同趣。这三类旅游文学的表现形态，各有其用，各有其妙，难以形态分轩轻，惟依作品论高低。

旅游活动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当今已从四海遨游发展到月宫漫步，展望未来，一定还会飞出太阳系。旅游文学也必将随着旅游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开拓，对于旅游文学中“旅游”的界定，我们主张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古诗古规范，今文今标准，古代作品从宽，现代作品从严，不以今律古，强求统一，故而郊游之作可酌情收录，古代小说戏剧中脍炙人口的旅游篇章也择要介绍。

一、旅游文学的源起

旅游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方式，可以追溯到远古蛮荒时代，元谋人、北京人逐兽而猎、觅果而食的生活就蕴含着“旅游”一词中离家出行的意味。旅游文学的源起，亦可追溯到上古无文无字、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时代，其中尤数黄帝的故事最丰富、最奇妙，可惜后世因“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苻绅先生难言之”，^①故笔录转述时多加删削，以至到司马迁笔下，已只留下“一抹轻痕”，如言及黄帝足迹遍及东西南北时即省略其丰富的活动内容，只留下一段概括至极的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②又谓黄帝常与神仙游会于五大名山云：“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③

如上所述，反映人类旅游活动的文学在口头创作时代即已有之，西周《诗经》后更是繁衍光大，渐成群星争辉之夜空，名家辈出，佳作如云。文学作品累积到难以通读的程度，就会有人应

①②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 1.45 页，6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 28.1393 页

运而作“按类选辑、比类览赏”的工作，在著名的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中，已就旅游作品列出了畋猎赋、纪行赋、游览赋、江海赋、物色赋、公宴诗、饯行诗、游仙诗、游览诗、行旅诗等十几类，可见旅游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过，当时还不可能以“旅游”名类，因为尽管“旅”与“游”二字甲骨文中已见运用，但二字连用迟至南朝梁沈约《悲哉行》才偶有一见，其诗云：“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①梁后文学作品选用“旅”“游”连词造句亦似沈约取其“旅行”“游览”之通义而合用之，并无新义，故20世纪80年代前期所编纂的《辞源》、《辞海》也不收“旅游”词条。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以社会化大众旅游为标志的现代旅游风靡全球，中国从70年代末举国大力发展旅游业，“旅游”一词突发异彩，光辉熠熠，“旅游文学”才以名目虽新而古已有之的特殊身份登堂入室，成为文学殿堂中万众瞩目的“新贵”。

二、旅游文学的特征

旅游文学除具备文学的一般属性，如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概括性、艺术性外，还具备五个与“旅游”有着内在联系的特性，即地理性、知识性、审美性、情理性与精粹性。这些特性正是旅游文学与其他文学相区分的决定性依据。分述如下。

（一）地理性

旅游文学起源于旅游活动，即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国他乡的旅行游览。反映旅游者游历见闻的旅游文学因精心描写旅游地特有的风土人情而具备地理性，即捕捉并表现出旅游地与其他地方判然有别的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特征是多方面的，既强调地质地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6·1621页

貌的特殊性，也突出民俗风情的独特性，还展示古今建筑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如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中关于‘三峡’的一段描写，被历代文人奉为写景楷模，就因为它传写出了三峡景区重岩叠嶂、江流湍急等地理特征：“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时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①再如沈从文的《箱子岩》，用生动的笔墨写出了湘西乡民“划龙船”的生命热情与豪放性格，犹如展现了一幅生意盎然的民俗风情画，这段场面描写真可谓有声有色：“那一天正是五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箱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狭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线条，全船坐满了青年桨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只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河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皆有人看船，大声呐喊助兴。且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崖顶上去，把‘铺地锦’百子边炮从高岩上抛下，尽边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碎纸云尘。”^②从古迄今有不少人文建筑因其独特魅力而成为一地的标志与骄傲，成为历代游人竞相讴歌的对象，如清末黄遵宪《登巴黎铁塔》向国人介绍当时全球最高建筑物埃菲尔铁塔曰：“拔地崛然起，崢嶸矗百丈。自非假羽翼，孰能蹑履上？高标悬金针，四维挂铁网。下竖五丈旗，可容千人帐。石础森开张，露阙屹相向。游人企足看，已惊眼界创。悬车倏上腾，乍闻辘轳响。人已不翼飞，迥出空虚上。并世无二尊，独立绝依傍。”^③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上编2册，463页

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卷9，280页
 入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6，565页

(二) 知识性

旅游文学引人入胜的魅力之一便是作品中容纳大量有关旅游地的知识信息，读者能在享受“美”的同时，得到“知”的启迪与充实。作者触景而求索、感受而生发的知识可谓无边无垠，包罗万象。有的作品致力于自然之谜的破解，代表作如宋代沈括《雁荡山记》^①。此文先提出一个大疑问，为什么雁荡山号称“天下奇秀”，而大诗人、大旅行家谢灵运在此地为太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然后作者根据自己实地考察，揭示其缘由道：“余观雁荡诸峰，皆峭拔崿怪，上耸千尺。穷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既非挺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原来雁荡诸峰与众不同，它为外围的深谷林莽所遮蔽，故久不为人知，迟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因开山伐木才发现其奇绝人寰。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作者进一步探求了雁荡诸峰内蕴不露的自然成因：“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惟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沈括指出这是流水侵蚀，把地面冲切为山岭的缘故，这个说法比18世纪英国人郝登在《地球概说》中提出的类似学说要早600多年。也有的作品擅长解说名胜古迹所包含的人文知识，如北京社稷坛为古代祭拜社神（土地）和稷神（五谷）之所，其形制别具一格——四方而中圆：“在庄严的宫殿建筑之前，有这么一个四方的土坛，屹立在地面，它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间嵌着一大块圆形的黄土。”秦牧《社稷坛抒情》探秘道：

① 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卷24.11页

“审视这五种颜色吧，端详这个根据‘天圆地方’的古代观念筑起来的四方坛吧！它和我们民族的古代文化存在多么密切的关系啊！我们汉民族的摇篮在黄河的中下游，那里绵亘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因此，黄色被用来配‘土’，用来配‘中心’，成为我们民族传统中高贵的颜色。中心是不同于四方的，能够生长五谷的土地是不同于其他东西的，黄色是不同于其他颜色的。在这个土坛的中心，黄土被特别砌成了一个圆形，审视这个黄色的圆圈吧！它使我们想起奔腾澎湃的黄河，想起在地层下不断被发掘出来的古代村落，也想起那古木参天的黄帝的陵墓。”^①

（三）审美性

旅游文学作品洋溢着对自然美、人文美、生活美的捕捉、提炼与表现，凝聚着作者的审美理想、审美经验与审美评判，从而具有流光溢彩般丰富美感与荡魂移魄般审美功效。旅游作家超凡拔俗之处即在他们不但善于发现美的客观存在，而且巧于表现美的个性特征，达到状写千变万化的风物美为形神兼备的文学美的境地。同一个作家笔下的同类描写对象，因审美客体的个性差异而各具面目，同中有异；而同一个景物为不同的作家所描写，又因审美主体的个性差异而各有其妙，争奇斗妍。故长城是唱不完的歌，泰山是诵不尽的诗，旅游作品生生不息，绚丽多彩，其美的魅力千古流传。老舍《趵突泉的欣赏》写道：“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流向西门去。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

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的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①趵突泉名列泉城济南七十二泉之首，曾被乾隆赐以“第一泉”的美名，老舍以生花妙笔为其传神写照，写出了趵突泉外显之美：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永远那么纯洁、活泼、鲜明，还点出泉涌壮观的内涵之美。自然的伟大，更渲染出冬天泉上“白而轻软”的热气笼罩中的神秘美景，真令人如睹奇景，悠然神驰。

（四）情理性

中国的旅游文学历来讲究物我相参、情景交融，提倡于写景状物中贯注情的流荡与理的提炼。古人对此多有妙论，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意中有情，景中有意。”元杨载《诗法家数》提倡：“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意中带景，议论发明。”又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谓：“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②王昌龄《龙标野宴》诗曰：“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③诗人因受谗被黜于龙标（今湖南黔阳县），此诗贵在借野宴之狂放抒发出超越远谪忧患之旷达，而“青山明月”的观览正是他彻悟人生“自然”真谛的媒介。旅游诗有理趣者，代表作当数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④此诗借景明理，意蕴丰富而又深刻：前两句揭示了人的认识无不具有相对性

老舍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4卷.11页

② 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783页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143.1447页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59页

的真理，后两句表达了认识万物“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憬悟。

（五）精粹性

旅游文学作品通常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或结束后，凭借灵感飞动而迅即挥毫落墨，追求的是感觉的新鲜、景物的明晰、文笔的精美，故而大抵言简而意赅、景妍而辞美，别具精粹之美，十分耐读，多千古流传之佳篇绝作。苏轼名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①这篇游记只有 5 句 80 余字，但叙事、状景、写人、抒情挥洒自如，意蕴丰富，情味隽永，特别是借如诗如画的月下竹柏图抒写出了虽贬官黄州而胸襟坦然的“空明”心境，真是神来之笔！

以上条分缕析的五大特征，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而言之，地理性与知识性偏重于旅游文学所再现的客体的特殊性，审美性与情理性侧重于旅游文学所表现的主体的流动感，精粹性则概括了旅游文学的艺术特征。

第二节 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的比较

一、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的联系

山水文学是以山水自然风物为主要审美与表现对象的文学。研究中国旅游文学，不能不谈到山水文学，因为两者有着内在的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94 页

天然联系。

首先，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犹如两个重叠的圆，圆心——聚焦创作力的着眼点虽不同，但就圆形——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而言，有着大量的兼容并包部分，也就是说，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并非截然两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作品。如脍炙人口的李白《望庐山瀑布》、杜甫《望岳》，都既可称为旅游文学作品，亦可称为山水文学作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判定作品归属旅游文学还是山水文学时采用的不是同一的标准：鉴别某部作品是否属于旅游文学，我们着眼于创作主体，看作品是否得之于旅游活动，而鉴别某部作品是否属于山水文学，我们则强调创作客体，看作品是否着力表现山水风物。这样一来，那些既源于旅游活动，又着力表现山水风物的作品自然就兼属于两类了。这样的作品是大量存在的，因为旅游本就是激活创作灵感的源泉，而山水名胜又是旅游的主要场所。

其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旅游文学是山水文学的先导，而山水文学是旅游文学的升华。前节已述，“旅游文学”是近20年随着大众旅游在中国的普及而流行起来的名词，而“山水文学”，特别是“山水诗”的历史则要悠久得多，南朝梁刘勰在其皇皇巨著《文心雕龙·明诗》中已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兹。”^①这里“山水”就是指与玄言诗相对而言的山水诗，意谓宋初年间诗歌体式出现了变化，庄老思潮（连同反映其的玄言诗）从文坛上告退，表现山水的诗歌才越来越多。“山水诗”的名称至迟唐代已为习见，托名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的《诗格》云：“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

故得形似。’^①另外，中唐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②文学研究上的“山水诗”名目如上所示，无疑是早见于旅游文学，但文学创作上的旅游文学却远早于山水文学。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固然已有山水风物的精彩描写，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但这些只是用作起兴、衬托、渲染的片段描写，纯粹的山水诗连一首也找不出来。直至汉末建安年间（196—220年）才流传开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那就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第一章（后世简称《观沧海》）。其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③此诗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东征乌桓途中，气势雄浑，境界阔大，是山水名篇，也是旅游佳作。相比之下，旅游诗在《诗经》中已经不胜枚举，著名者如《殷》、《东山》、《溱洧》、《载驰》、《黍离》、《野有蔓草》等，《楚辞》中《涉江》、《哀郢》、《远游》诸篇更是气往轶古，辞来切今，精彩绝伦，千古称奇。由此可见，旅游文学的创作实际上领先于山水文学，旅游文学的发达为山水文学的兴起提供了艺术借鉴。因此我们说旅游文学是山水文学的先导。另一方面，山水文学借旅游文学的东风，在魏晋兴起、南朝勃发、唐宋鼎盛后，讲究于天人之际求生命真谛，文化内涵日见深厚，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品位与艺术价值。如其核心部分山水诗以儒文化为骨，借鉴儒家的山水一入世一人格审美观，充实了山水诗的思想内容，又以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8页

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47页

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11页

道文化为气，借鉴道文化的山水一道一仙境审美观，激活了山水诗的生命精神，还以佛文化为神，借鉴佛家的山水一涅槃一佛土审美观，美化了山水诗的艺术精神，故能以高广清远的思想境界与神幻多变的艺术魅力风行千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代表。^①山水文学的日渐成熟，不但提升了旅游文学中山水作品的神韵气质，而且以其所创造的多样化写景抒情技巧、民族化意境审美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精神旨趣，丰富和推动了整个旅游文学的创作。这就造成了古代文坛的一个有趣现象：旅游文学的顶尖之作大抵是山水作品，而山水文学的传世佳作又往往得之于旅游，如柳宗元《永州八记》、苏轼《赤壁赋》。

二、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的区别

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之间，特别是在古代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细比一下，就会发现山水文学更富于古典意味，而旅游文学更富于现代意识，两者在描写内容、创作心态、审美趣味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别。

首先，在描写内容上旅游文学与山水文学的描写对象各有侧重，而描写范围也有广狭之别。山水文学以描写山水风物为重点，写景句不但篇幅较多，而且通常是精华之所在，作品水平高低往往就取决于写景部分的精彩程度，故流芳百世的山水文学作品必有朗朗上口、隽永精美的写景名句。清袁枚《望桂林诸山》极言山峰之高峻峭拔云：“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有写清潭名句：“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

详参拙著：《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山水诗与儒道佛》

翕忽似与游者相乐。’^①旅游文学的描写重点则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自然美的表现已降为次要标准，哪怕眼前气象万千而落笔毫无山水景语，也不失为旅游佳作，如清龚自珍《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虽未用浓墨重笔描绘扬州山水风光，但透过市井士林所谓的“承平”繁华，揭露封建士大夫日益堕落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入木三分地点出颓世的现实本质，从而抒发改革时政、挽救危亡的爱国热忱，成为冷眼观世的针砭之作。此外，在描写范围方面，历代山水文学作家努力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将笔墨从奇山异水拓展到日月星辰、雨雪雾岚、花卉草木、珍禽猛兽等自然风物，拓展到散布于山水间的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甚至拓展到山水画，涌现出一大批题山水画诗，如李白的《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杜甫的《戏题王宰山水图歌》、苏轼的《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等。尽管有以上从山水到风物、从自然到人文、从实景到虚景等多种拓展，但山水文学始终难以突破“山水”这个大背景，其反映人生、特别是展示社会的广度与深度都有限制。反观旅游文学，它可以大写也可不写山水，思绪流变犹如天马行空，倏来倏去，无拘无束，文字飘逸犹如龙飞凤舞，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如东晋法显、唐代玄奘西行取经所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和中外交通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旅游文学，其反映生活与社会的宽度是山水文学难以企及的，如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以客观、详尽、生动的笔墨向国人介绍了欧洲的都市风貌与文艺复兴以来所创造的文明硕果；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作于1921年至1922年，它以青年人的激情描述了苏俄社会的伟大变革，写出了“我努力了解人生”后向往革命的心灵变化。张岱于清初所写《西

湖七月半》，淡化湖山美景而倾力描写“看七月半之人”，通过对达官贵人、名媛闺秀、妓女和尚、无赖子弟和风雅文士五类人绘声绘色的写照，濡染出一幅明末杭州风情画，暗寓高雅情操与缅怀故国情怀，构思新巧而寓意精警。凡此种种，已可领略旅游文学突破山水风光的樊篱，挥毫描写都市风貌、现代文明、社会变革、心灵蜕变等新题材的生气与价值。

其次，在创作心态上，山水文学以虚以静为贵，追求生命的体验，求取人生归宿的憬悟，而旅游文学以实以动为贵，追求人生的充实，努力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山水诗、山水赋等兴起于魏晋，受老庄、玄学与佛教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以虚静心态审美观世的创作传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①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②他们都主张摒绝内心躁动纷乱的物欲理念，进入虚心静气观世的心灵状态，以此映纳万境，洞鉴万化，悟解天人之道。故苏轼等大师的山水诗文创作都追求哲理的提炼，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于记游后沉思默想，写出了下面这段足以使其文传之千古的人生理念：“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③旅游文学之“精”者，大抵择取这种虚静观化法，往往登上山水文学之殿堂，如上引王

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5页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5页

③ 王安石。《王荆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419页

安石文，而其“粗”者，通常无此求深求玄之念，至于现当代旅游文学更是以求实求动的全开放心态，去探奇求知、讥讽世俗、宣泄情感、实现自我。如蒋光慈在 1924 年 2 月，即列宁逝世一个月后创作的《临列宁墓》诗的后两节：“列宁啊！你生前有改造世界的天能，/ 你死后怎么竟如昙花泡影的永逝！/ 也或者你安稳稳地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 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 近听赤城中的风雨。列宁啊！你的光荣如经天的红日，/ 我要赞美你罢，我又何从赞美起？/ 你的墓是人类自由的摇篮，/ 愿你把人类摇到自由乡里去！”^①此诗哀而不伤，悲而犹壮，那种矢志“改造世界”的必胜信念与生命活力在古代山水文学作品中难得一见，而这却已成为现当代中国旅游文学的主旋律。

再次，在审美取向上山水文学重视写景但更重视写人——主要是写照自我心灵，主观意识特别强烈；旅游文学则重视写人——可写自我亦可写他人，但更重视描写身外新天地中的万事万物（当然包括山水风景）客观意识比较浓郁。清李渔《窥词管见》云：“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这“情为主，景是客”六字可视为山水文学审美趣向的高度概括。被人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李白《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四句词句句写景，千载之后我们犹能从这风景词境中体味到彼时彼刻李白胸中升腾起的历史沧桑之感，正是大诗人这种悲天悼古的大慈悲创造出了移神动魄的艺术力量。清末王国维《人间词话》赞叹道：“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旅游文学却别有一番风味，如朱自

清的《荷兰》运用类似工笔画的细腻笔法，描述他所见的城乡风光和艺术精品，以客观描写的真实、形象、有品味而动人。他这样介绍 17 世纪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的名作《解剖班》与《西面在圣殿中》：“前一幅写出那站着在说话的大夫从容不迫的样子。一群学生们围着解剖台，有些坐着，有些站着；猫着腰的，侧着身子的，直挺挺站着的，应有尽有。他们的头，或俯或仰，或偏或正，没有两个人相同。他们的眼看着尸体，看着说话的大夫，或无所属；但都在凝神听话。写那种专心致志的光景，惟妙惟肖。后一幅写殿宇的庄严，和参加的人的圣洁与和蔼，一种虔敬的空气弥漫在画面上 教人看了会沉静下去。”^①读其文犹如身历其境，我们的脑海中活现出了荷兰名画家笔下大夫与学生们专心致志的生动形象，甚至体察到了圣殿画幅所传递出的虔敬气氛，真是氤氲气化，妙不可言，语言文字达到了“辞达”的高境界。旅游文学以逼真的客观描写取胜的审美趣味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旅游文学的繁荣及其原因

一、旅游文学的繁荣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并且是这四大古国中惟一的文明从未中断者，以此辉煌的五千年文明为底蕴，中国旅游文学自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无论历史、数量、品位、影响都罕有其匹。

中国旅游文学的繁荣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 中国旅游文学产生年代早，延续时代久，发展历史绵长悠

久。中国旅游文学可远溯到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时代，著名故事如黄帝巡游洞庭湖、舜妃娥皇女英途中殒身湘水化为神、夸父追日等等，亦可上溯到《诗经》中作于周公东征的《东山》，而且旅游文学创作传统持续不断，高潮迭起，于今更盛。

2. 中国旅游文学内容丰富多彩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神话、诗词、赋颂、散文、小说、碑铭、楹联等无不具备。

3. 中国旅游文学作者众多，名家辈出，代有俊杰。古代商旅的发达，徭役的增多，征戍的频繁等，造成了旅游的泛化；至于现代科技文明的推广，知识时代的到来，更造就了旅游的大众化。故从古到今，旅游文学的创造者不仅是帝王将相、文士墨客，连役夫兵卒、平民百姓也有感而作。积数千年旅游文学的创作，涌现出一大批足以彪炳日月、跻身世界名作家之堂的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酈道元、李白、王维、杜甫、柳宗元、柳永、苏轼、徐霞客。

4. 中国旅游文学数量众多，遐迩闻名的名篇佳作也繁星星云。试略举其荦荦大者，如先秦的《穆天子传》；汉代王粲的《登楼赋》 魏晋南北朝曹操的《观沧海》 曹植的《洛神赋》、《赠白马王彪》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鲍照的《芜城赋》，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酈道元的《水经注》；唐代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王维的《使至塞上》，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北征》 韩愈的《山石》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 杜牧的《过华清宫》 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李朝威的《柳毅传》 宋代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苏轼的《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陆游的《游山西村》、《入蜀记》 姜夔的《扬州慢·

淮左名都》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代姚鼐的《登泰山记》；现代朱自清的《欧游杂记》，郁达夫的《郁达夫游记》等。

5. 中国旅游文学作品大量入选各种选集、专集，又被广泛镌刻为碑石，题书为楹联，通过这些传播渠道，不但扩大了自身的历史影响，而且传为千古佳话，使这些地点成为名扬天下的旅游景点，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登临怀古之作，这种代代踵事增华的文学效应是其他类文学作品所难以企及的。历代文学选集，影响大者如《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都收录了大量的旅游文学作品，仅《文选》就有十类之多。旅游作品还被大量收录进方志舆地书籍，作为经典之作代代相传 著名者如宋代祝穆撰《方輿胜览》70卷“于名胜古迹多所罗列 诗赋序记 所载尤繁”^① 明张鸣凤撰《桂胜》16卷 记山水广录诗文“于名刻题名之类 搜采尤详”^②。旅游作品还被辑成各种专集，以资研习应用，如《天下名山游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今人所选辑者更多，如臧维熙《中国游记鉴赏辞典》，向弓《名家经典山水游记选》，余冠英《中国古代山水诗鉴赏辞典》，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等。记游诗文铭石传世，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的岐阳石鼓，石鼓共10个，每石高与直径约70厘米，各镌四籀文，记载了周宣王游猎之事，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秦始皇东巡，好刻石记功，计有《峰山》、《泰山》、《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文。历代名人佳作刻碑于风景名胜区的不胜枚举，如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有欧阳修撰、苏轼书《醉翁亭记》文碑，苏州寒山寺有唐张继撰、刘海粟书《枫桥夜泊》诗碑，常熟市兴福寺（又名破山寺）有唐常建撰、宋米芾书

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卷7.259页，281页